

前言

天空忽晴忽陰，落著時大時小的雨滴，瀰漫著潮濕又悶熱的氣息。台北內湖旺中大樓前狹小的算不上廣場的廣場，滿溢著身著雨衣的年輕人。他們拿著自行製作的標語，他們滑著手機安裝的社群軟體，他們舉著相機捕捉彼此的身影，他們想著剛剛喊過的口號：「你好大，我不怕。」大樓一樓大廳的玻璃帷幕外，圍繞著一層層的警察人牆，他們用冷漠而木然的表情，見證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的學生宣言。由於人數遠遠超出預期，音響設備難以負荷，現場不得不採取一種最原始卻也最有效的擴音器——大家稱它作人體麥克風，屬於群眾的媒體——台上的人先唸一句，台下的人跟著唸一句。

這讓人想起老舍的《駱駝祥子》——「雨下給富人，也下給窮人；下給義人，也下給不義的人。其實，雨並不公道，因為下落在一個沒有公道的世界上。」這是2012年7月31日，台灣反媒體壟斷運動青年聯盟的第一場仗。

媒體環境

1987年，台灣結束了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時期，媒體環境擺脫了國民黨的黨國體制的操控，卻擺脫不了政治、市場、科技三股力量的影響。² 1990年國民黨內鬥，《自由時報》與《聯合報》分別成為李登輝勢力與反李登輝勢力的傳聲筒，乃是媒體首度介入政治鬥爭；而2000年政黨輪替後的政黨對抗，藍媒（國民黨陣營）與綠媒（泛民進黨陣營）的壁壘分明，既是對立導致的結果，又是激化對立的原因。市場方面，2003年《蘋果日報》的崛起，其專業的腥羶色製造能力，獲得了消費者的熱烈回響，更招致其他媒體的模仿效法。科技方面，隨著數位匯流成為國際趨勢，為了放寬媒體事業的投資，廣電三法³禁止黨政軍投資媒體事業的「黨政軍條款」，也引起了存廢爭議。為了維護媒體專業自主，獨立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NCC）於2006年成立，雖然標誌著台灣的媒體環境管制進入新的階段，但面對的卻是更嚴峻之挑戰。

旺中併購中嘉案

2008年，本來經營食品產銷的旺旺集團，併購了中國時報集團及其旗下的媒體事業——亦即俗稱「三中」的《中國時報》、中國電視台、中天電視台——形成後來的旺中集團。由於旺旺集團的主要市場在中國大陸，該起併購案後，擔心旺中集團向中國大陸傾斜的質疑，就從來沒有消失過。而蔡衍明本人的爭議性言論——認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沒有死那麼多人⁴——也突顯這樣的質疑並非空穴來風。2011年，旺中集團向NCC提出要求併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中嘉集團的要求，更引起傳播學界與媒體改革團體的注。

旺中併購中嘉案，會有什麼問題呢？作為有線電視頻道的通路商，系統台決定哪些頻道可以上架。全台四十七個經營區，有三十四區是一區只有一家系統台。消費者不僅沒有選擇要看什麼頻道的權利，甚至也沒有選擇系統台的

權利。⁵在頻道業方面，旺中集團旗下的新聞台就已經佔了全台灣的三分之一；在系統台方面，中嘉集團在系統台的市佔率高達27.13%，更是居於龍頭地位。⁶假使旺中併購中嘉案成交，估計將有一百一十八萬收視戶觀賞的「新聞」節目內容，將由旺中集團一手掌控。

臺灣大學的鄭秀玲教授與林惠玲教授，便曾試算旺中併購中嘉後的「跨媒體集中度值」（KEK值）。根據德國媒體集中調查委員會（German Communication on Concentration in the Media, 簡稱KEK）的標準，KEK值只要超過30%併購案就會遭受否決；而旺中一旦併購中嘉，其KEK值竟然高達140%。⁷誠然，德國標準是否能夠直接適用於台灣，或許有待商榷，但要稱之媒體巨獸，恐怕也是當之無愧。

巨獸現形

不會動的媒體巨獸，大歸大，畢竟是隻紙老虎。旺中集團運用社會公器打壓異己的失格舉止，才讓眾人意識到這頭巨獸的可怕。2012年4月間，從民進黨立委葉宜津，到國民黨立委羅淑蕾，都因為強烈表達對於旺中併購中嘉案的疑慮，慘遭旺中集團旗下中天電視台政論節目的輪番砲轟。同年7月25日，學者黃國昌號召群眾前望NCC前抗議旺中併購中嘉案的表決，卻因為現場有記者拍攝到不明人士發錢給參與學生的畫面，受到旺中集團旗下媒體的大幅報導，指控黃國昌花錢請「走路工」，動機可議。

沒幾天的時間，便有網友發現貌似旺中集團旗下《時報周刊》副總編輯林朝鑫的成年人，出現在7月25日的抗議現場，該幅畫面被網友擷取下來和林朝鑫本人對照，一時間在臉書上被瘋狂轉錄。陳為廷於轉貼後，撰文懷疑所謂「走路工」乃是旺中集團自導自演，沒想到此舉卻引起旺中集團大動作反擊，7月28日中天電視台不僅在晚間新聞公開陳為廷個人照片與個人臉書，還聲明將採取法律行動；林朝鑫更放話將對陳為廷提出誹謗告訴。

諷刺的是，恰恰就是這起「走路工」事件，才真正召喚出一波又一波挺身而出對抗媒體巨獸的學生。

七三一

「一開始都是為了聲援陳為廷。」反媒體壟斷運動青年聯盟（以下簡稱青盟）前總召林飛帆笑道。從7月28日開始，就有群人召開一連串的會議，當時擔任台灣大學研究生協會會長的林飛帆，便是其中之一。有位夥伴在臉書開設「我是學生，我反旺中」的粉絲專頁推動網路連署，沒想到短短幾天連署人數就飆到兩萬多人，大家得知這個消息後無不為之一振，也才拍板定案，確定7月31日包圍旺中大樓的行動。

這種「一方有難八方來援」的效應，既要託臉書廣為流傳之福，又要拜陳為廷交友廣闊之賜，更要歸功於近幾年各校異議性社團的積極串聯。2010年由東海大學人間工作訪主辦的跨校交流、2011年由成功大學零貳社主辦的朝南音樂節、2012年由台灣大學學生會主辦的學潮再起論壇，開拓了各校異議性社團對話的空間。林飛帆大學時本身就是成功大學零貳社的創始人之一，而陳

為廷則是清華大學基進筆記社的成員。也因此，反媒體壟斷青年聯盟（以下簡稱青盟），起初其實是一個異議性社團的臨時聯盟。

九一

7月31日的包圍旺中大樓行動，青盟除了要求旺中集團停止打壓異議，也要求NCC撤銷旺中併購中嘉案，但NCC或旺中集團卻沒有任何正式回應。在此同時，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宣布，將在9月1日記者節發起反媒體壟斷大遊行。⁸青盟選擇跟進。但既欠缺媒體專業，又未長期投入媒改運動，在這個議題上，青盟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個議題要經營下去就一定會缺人，而且開學後能夠參加的人會馬上遞減。」有鑑於此，張勝涵會提出舉辦青年營的建議，希望在8月底舉辦為營隊，營隊一結束就把人拉去遊行，從中培養未來的運動幹部。對於營隊規劃，青盟內部有各種意見，有人強調媒體改革的論述，有人著重運動工作的技藝，有人傾向凝聚共識，有些傾向招募新血。而擔任營隊總召的張勝涵，則希望營隊可以成為各校異議性社團與傳播學生或媒改團體互相轉化的過程。既然青盟是一個臨時聯盟，那何不把更多人納入其中？畢竟，這些人才是與巨獸近距離搏鬥的媒體工作者。「我不知道聯盟可以撐到什麼時候，那如果會倒，也希望可以撐出一個空間。」

9月1日的反媒體壟斷大遊行，參與人數遠遠超乎主辦單位的預期。號稱九千多人的遊行裡頭，有超過五成的人是學生面孔。這可能是繼1990年野百合學運之後，台灣最大型的學生運動。⁹然而，聲勢的浩大卻難掩組織的貧弱。大遊行結束後，雖然得以告一段落，但運動能量卻快速消散，青盟好幾次嘗試集結青年營的學員，終究因為不得其法而後繼無力，而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異議性社團，也回到各自的戰鬥位置。

旺中併購壹傳媒案

讓運動跌到谷底的是，壹傳媒集團在10月陸續宣布將出售電視業務（壹電視）與平面媒體業務（《壹週刊》、《蘋果日報》、《爽報》）。種種消息都顯示，買方除了中信慈善基金會的辜仲諒與台塑集團的王文淵，還包括旺中集團的蔡衍明。從七三一到九一，壹傳媒集團不僅有平衡報導的功能，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才不過幾個月，不僅未能撼動旺中集團半分，甚至連壹傳媒集團都要被買了過去，令整個反媒體壟斷運動相當挫折。

沉寂許久，讓戰火重新燃起的，竟然是半夜裡的一通電話。林飛帆說，當時就是覺得事態嚴重，才會在午夜夢迴之際打給陳為廷。「幹！這樣下去不行啦。」衝著這麼一句話，林飛帆與陳為廷再次把大家找來，在26日與27日連續兩天佔領行政院大門，喊出嚴審旺中併購壹傳媒案、制定反媒體壟斷法案、反對中國因素干預、聲援壹傳媒工會四大訴求。更於壹傳媒併購案簽約後的29日前往公平會抗議。其準備之短、歷時之長、規模之大、群眾之多，都宣示著反媒體壟斷運動將重回舞台。

青盟轉型

從11月底開始，臉書上陸陸續續出現青年學生掛著寫有「拒絕中國黑手、捍衛新聞自由、我在——守護台灣」紙牌的照片。¹⁰原本只是海外留學生的聲援，結果竟變成全台各地的串聯。校園、NGO、學生自治團體、異議性社團，都紛紛掛起了紙牌。「如何積蓄這股能量？」就成為青盟轉型的關鍵。11月29日公平會抗議結束，留在現場的青盟幹部，通過了轉型的決議，劃分出六個組別，並由各組長組成決策小組。自此之後，青盟便從鬆散的臨時聯盟，轉型為具有明確邊界的組織。轉型後的青盟，大量地吸收非既往異議性社團的社運新鮮人作為幹部，這為青盟注入活力，無意間卻也讓青盟與原本的各校異議性社團漸行漸遠。

當時就讀台灣大學材料研究所的吳學展，就是在這個時間成為青盟幹部。從大學時就開始疑惑「自己想要幹嘛」的他，因為對記者生活感到興趣，參加相關講座，才接觸到反媒體壟斷的議題。原本對於七三一與九一毫無所知的吳學展，會想要關心這個議題，一方面是因為他覺得媒體對於台灣社會很重要，「為什麼發生這多事情，卻沒有人知道，我覺得很奇怪」；另一方面則是因為2012年總統大選時，環繞著九二共識的兩黨攻防與企業表態，都讓他逐漸意識到中國對於台灣的影響正在與日俱增。

中國因素元年¹¹

就像是吳學展所表現的，「媒體改革」與「中國因素」乃是轉型後青盟的關懷所在，甚至也可以說是青盟異於既往媒改團體之處。無論是併購中嘉案亦或是併購壹傳媒案，兩者都暴露了台灣媒體環境管制失靈的問題，也都暗示了中國資本如何控制台灣社會的問題。之於前者，既有的傳播學界與媒改團體已論之甚詳；之於後者，卻可謂是一片汪洋藍海。林飛帆回憶，早在七三一之前青盟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但苦無清楚的概念來表達；一直到後來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出版發行，¹²「中國因素」一時朗朗上口，這才提出反對中國因素干預的訴求。然而，這樣的訴求也引發青盟與部分傳播學者與媒改團體的批評，批評者認為，縱使控制台灣社會的是中國資本，但其本質還是資本，難道換作其他國家的資本來就可以嗎？如果任何國家來都不行，那又何必限定在中國呢？訴諸台灣認同來對抗中國資本，這是不是在搞民族主義呢？

培力與修法

縱使難免於「左右」與「統獨」的路線之爭，但轉型後青盟卻沒放棄「建立青年主體性」的嘗試，這樣的嘗試又表現在培力與修法的兩大目標。在修法目標下，一方面與民進黨團與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合作，提出修法草案；另一方面則要求在《反媒體壟斷法》制定以前，任何具爭議性之媒體併購案都不該通過。然而，民進黨提出的廣電三法修正案，嘗試納入反媒體壟斷條款，卻在2013年1月在立法院遭國民黨團擋下；而《反媒體壟斷法》雖然在3月間送入立法院，卻因為5月底立法院會期結束而擱置，立法院二次臨時會雖然於7月底召開，仍然未能排入議程，延宕至今。相較於此，在培力目標下，青盟卻大有斬獲。無論是2012年11月以後的校園巡迴演講，還是2013年1月的

「一車走天涯」全島串聯，前前後後共協助成立了三十幾個新興的異議性社團。就台灣社會運動史而言，不啻是一個全新的實驗。

跨過動員的門檻

我們該如何評價反媒體壟斷運動過去一年來的表現？確實，中嘉併購案以及壹傳媒併購案，到後來都不了了之。前者是因為NCC雖然通過了併購案，卻設定了許多門檻來限制旺中集團，旺中集團對此不服提告，目前還在行政訴訟；後者

則是因為主要買家旺中集團決定收手，交易在2013年3月27日宣告破局。乍看是擋下來了，但媒體環境仍然一無所動。

在修法與培力這兩個目標，林飛帆認為青盟確實達成不小的成果，法案雖未通過，但至少排入議程，而異議性社團更是遍地開花。不過當初青盟轉型的步調如果可以慢一點，或許可以更有效地運用從七三一以來所凝聚的能量。吳學展也認為，轉型後的青盟把餅畫得太大，以至於組織跟不上運動。對此，張勝涵苦笑著說：「我們今天要做這些不是自己所擅長的運動

（按：指媒體改革），都是在為過去付出代價。」台灣過去在民主化的過程裡，對於媒體改革的努力，就現在看來是遠遠不夠。但儘管青盟一路走來曲折坎坷，但從七三一、九一、十一月底這幾波行動來看，台灣的青年正進入一個高度動員的狀態，「我們正在跨過動員的門檻」。

結語

那麼，青盟的未來呢？是要完成階段性任務告一段落？還是要協助新興異議性社團的永續經營？「我們正在丟出想法」，接手青盟召集人的吳學展說。2013年6月21日，台灣與中國簽署《兩岸服貿協議協議》，無論是簽署中的黑箱作業，還是簽署後的社會衝擊，都引起學界與產業界的強烈反彈。7月28日，由青盟與兩岸協議監督聯盟等NGO合辦的「反壟斷，要生存／反黑箱，要民主」晚會，¹³不僅僅是公民社會的抗議呼聲，也是青盟踏出下一步的摸索。

回顧青盟的發展，反媒體壟斷運動的興起，憑藉著幾點條件：陳為廷與林飛帆的冒險精神、臉書社群網站的流行、異議性社團的積極串聯、反對中國因素干預的訴求、建立青年主體性的嘗試。其中最有意思的，莫過於所謂「中國因素」。相較於2008年野草莓運動謹守捍衛言論自由的立場，盡量避免沾染上政黨色彩；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不僅勇於和政黨合作，敢於喊出反對中國因素，甚至還因此搏得掌聲。這四年多來，是什麼樣的累積，讓台灣青年養成這樣的信心？又是什麼樣的轉變，讓台灣社會形成著這樣的氛圍？而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樣的信心與氛圍？

反媒體壟斷運動是進行式，它還年輕，充滿各種可能性。但至少能確定的是，即使過了這麼久，台灣仍未遺忘賴和〈吾人〉裡的詩句：「世間未許權存在，勇士當為義鬥爭。」

作者黃守達為台灣大學法律所學生

註解：

1.本文訪談對象包括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成員的林飛帆、吳學展，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張勝涵，以及傳播學生鬥陣成員蕭婷方，是他們的慷慨分享與寶貴經驗豐富了本文的內容。當然，本文責任一概由筆者自負。務必要強調的是，反媒體壟斷運動的面向相當廣泛，本文並不認為這幾位訪談對象足以代表整個運動，但對於把握運動的面貌，筆者相信仍有一定的幫助。

2.顧爾德，〈當媒體走出黨國巨靈的爪掌〉；收於王金壽等著，《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左岸文化，2010年。

3.廣電三法指得是《衛星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廣播電視法》。

4.《蘋果日報》，〈「六四屠殺非事實」蔡衍明屢失言〉，2012年4月11日。

5.《自由時報》，〈系統台兩頭賺 難怪旺中寬頻非中嘉不娶〉，2012年9月26日。

6.《自由時報》，〈旺中若併購中嘉 學者憂成跨媒體巨獸〉，2011年9月7日。

7.林惠玲、鄭秀玲，〈恐怖的跨媒體巨獸〉；刊於《蘋果日報》，即時論壇，9月5日。

8.苦勞網，901反媒體壟斷大遊行。

9.《看雜誌》，〈那一年 我們一起走上街頭的「自由之夏」〉，第121期，2012年9月13日。

10.Facebook，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

11.吳介民，〈中國因素元年〉；刊於《蘋果日報》，即時論壇，2012年12月25日。

12.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左岸文化，2012年。

13.Facebook，728「反壟斷，要生存／反黑箱，要民主」晚會。

